



添喜妹 添喜姑

一天，我跟着阿婆从集成楼到老屋去，路过重庆楼的时候，迎面见到炎叔婆。炎叔婆对阿婆说：

“三太（大）嫂，有人带着几个女孩子经过这里，你带着阿莉这么辛苦，又要下地干活，什么都一个人做，女儿又回不来，不如抱一个童养媳吧！还能帮你的忙。”阿婆听了，动了心，就随炎叔婆来到重庆楼的厅下。

只见那里已经围了一些人，一个中年男人带着五个女孩子正在那里歇息，看样子，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。那几个女孩子年龄都比我大几岁，也剪的阿妹头，穿着大襟的小破花衣服，花裤子，打着赤脚。但穿着打扮还不大像是白官的人。阿婆问那个男人要多少钱？男人的回答，我没有听清楚，好像说是几块银元。阿婆听了说：“还做得。”那男人见阿婆有意要人，便说：“你要哪一个？挑一个吧！”阿婆于是挑了一个。这个女孩子长得比较好，看上去很机灵，个子也大一点。

阿婆回到集成楼取了钱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那个男人告诉阿婆，这个女孩的名字叫谭添



喜。

阿婆拉着添喜回家，我跟在后面。离开重庆楼，走了没多远，添喜就哭起来了，不愿意跟我们走，要回去找她阿叔，就是带她来的那个男人。阿婆劝她说：“添喜妹，走吧，你上我家挺好的。”又指着我说：“还有阿莉跟你作伴呢！”但添喜妹还是哭个不停。从重庆楼到集成楼，要先下几个台阶，过桥，再上台阶。下台阶的时候，添喜一边哭着，一边双脚踏在地上，就是不肯走。阿婆也不管她哭叫，拉着她走。我心里想：“到我们家多好啊！我阿婆这么好，你哭什么呀？这回可好了，可以和她一块玩了。”等过了桥，添喜妹就不再哭了，跟着走了，大概她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吧。

添喜妹来以前，每晚都是我和阿婆一起睡，睡在一个大木头床上。添喜妹虽然比我大几岁，但也只有八、九岁，常尿床。阿婆就常在夜里叫她起来尿，如果忘了叫她，她还是尿床。不久，床上垫的厚厚的木棉褥子都尿得潮湿了，晾晒起来很麻烦。阿婆于是在褥子上垫了一块尿布，一边摆弄，一边唠叨：“这么大的人了还尿床！你也不知道想一想？”喜妹听了也不吭气。添喜妹说的也是客家话，但和我们说的还是有些差异，语言交流一开始



不太通，久而久之就习惯了，她开始讲我们说的话，管阿婆叫阿姆（母亲）。

添喜妹来了以后，阿婆就教她干各种活，带她上山下地，碰到什么就教她什么，捡柴，扒松枝，拾松卵，割蕃箕（柴）。每一样都做给她看，她学得很快。阿婆还专门为她添置了干活的用具：小扁担、小畚箕、小水桶、小篮子。我也帮助他们做些活，既向阿婆学，又向添喜妹学。

每天一大早，添喜妹点着灶里的火，把木屐（木板鞋）一脱，放在炉灶上，就用小扁担挑着小水桶到溪里去挑水。我就坐在小板凳上看着火。她挑水回来煮稀饭、焖番薯，阿婆到老屋去喂鸡、喂鸭，到菜园子里去拔菜，准备一天要吃的菜。添喜妹做好饭，阿婆也回来了，大家围坐在厅堂的桌子旁吃早饭。吃完早饭，阿婆就带着她不是上山就是下地，开始了一天的活计。自从添喜妹来了，家里又多了一口人，比往常热闹了许多。

过了两三年。有一天，家里突然来了两个妇女。她们的穿着打扮很像我们白宫人，也是穿的黑色的衣服，只是衣服比我们穿的要长一些。而且发髻梳的也不一样。这里的妇女把髻梳在脑后，她们却是梳在脑顶上。我们叫她们是下水人（潮州、汕



头一带)。

阿婆泡了茶招待两个客人，我好奇地站在一旁听她们说话。原来，她们两人，一个是添喜妹的母亲，一个是她的伯母。她们俩从很远的地方一路找过来，为的是看看添喜妹。她们说，听前两年带添喜妹的那个男人回去讲，你的女儿，我给你为她找了一个很好的人家，有吃又有穿，房子不知道有多么漂亮！四杠屋呢！还是两层的，还有一个枕头屋呢！她们又说，她们按照那个男人讲的路径，就真的找到你们家了，你们家真好！添喜能找到这样一个好人家，我们很欢喜。

那两个人还带来了一点礼物，一人提了一个有耳朵的竹篮子，里面是黑乎乎的、圆圆的饼，里面夹着芝麻和糖，说是要蒸过才能吃。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点心，她们提的竹篮子也和我们这里的不一样，没有这里的竹篮子好看。

我正在听她们和阿婆说话，添喜妹从外面回来了，看见那两个人就像见到陌生人一样。我想，可能是她来的时候还小，忘了吧？阿婆对添喜妹说：“这是你的阿姆（母亲），这是你的伯姆（伯



木脚盆，给小孩子洗澡用



竹贝子可以用来蒸萝卜丸
睡。添喜妹不肯去，仍和我和阿婆挤在一起。阿婆也不勉强她。

母)。”添喜妹不吭声。其中一个说：“我是你阿姆。”但添喜妹还是没有什么反应，也没有走过去，只是站在一旁。阿婆留两位客人住了两天，还专门腾出一间房，铺上一床新的被褥，让添喜妹去陪她们睡。添喜妹不肯去，仍和我和阿婆挤在一起。阿婆也不勉强她。

两天很快就过去了。临走的时候，阿婆回了一些吃的东西，放在她们带来的竹篮子里，还给了她们一点钱。她母亲对阿婆说：“我女儿有福气，到了你们家，我就放心了。”我和添喜妹把她们送到大路上，阿婆让添喜妹一个人再送她们一段，添喜妹还是没有反应。她母亲高高兴兴、心满意足地走了，从此再也没有来过。鲤溪村的人都称呼潭添喜叫添喜妹，后来她改姓李，把我们家当成她自己的家。

添喜妹挺会管家的。我们家的东西，别人向她借用的时候，她就不愿意。如果人家问：“添喜妹，借个脚盆（澡盆）给我用一下？”她就会说：“你自家没有啊！？”如果人家说：“添喜妹，借



个竹贝子（蒸菜用的竹制器具）给我用一下？”她还是那句话：“你自家没有啊！？”一来二去，一些人就对她有意见：“那个



当梨花

老婢（婢女），又不是借你家的！”添喜妹听见了，也不生气，就是不借。我觉得她能够晓得勤俭持家是件好事，阿婆也高兴，但阿婆还是对她说：

“人家要用，就给人家用一下，有什么相干！？”阿婆对人总是这么大度。添喜妹听了阿婆的话，也不说什么。

阿彩伯脾气不大好，有一次，他家的鸡跑到我



客家妇女挑着一担担薯箕回家



如今的客家女孩，课余仍要帮家里劳动，上山割薯箕。



割蓐箕用的竹杠和绳索。

家来了，添喜妹怕鸡到处拉屎，弄脏了地，就用竹棍子往外赶。正巧被阿彩伯见到了。阿彩伯一推就把添喜妹推倒在地上，嘴里还骂：“嘿！真是岂有此理，敢碰我的鸡！”添喜妹坐在地上，靠在墙上，眼睛瞪着阿彩伯。阿彩伯骂完就走了。我站在一边，也不敢说什么，心里觉得添喜妹挺冤枉，心疼她。

添喜妹很少哭，这次却哭了，哭得挺伤心，我过去劝她说：“别哭！别哭！么相干（没关系）。”这件事我向阿婆去告状：“阿彩伯敢打添喜妹！”阿婆却平静地说：“以后就别赶他的鸡了嘛。”

我家的柴禾主要是靠添喜妹去拾、去割。后来我在村里上小学，放假的时候常常跟着她到山上去拾柴、割蓐箕。也和她挑上篮子，在松树下面扒松毛（松针）、拾松球、拾松树上掉下来的干枯树枝，这些都是很好烧的柴禾。但烧的最多的是鲁基，要到山里去割。割两大把蓐箕后，添喜妹就会带着我去采野果子吃。采的最多的是当梨子，汁水很多又很甜。我们用蓐箕在当梨子上扎许多眼，果汁便从扎过的眼里冒出来，像一粒一粒圆圆的珠



子，镶嵌在果实的周围。我们说，这是蒸酒出了酒酿了。相互比一比，看谁出的酒酿多，然后吃了它，吃得牙齿和嘴唇都变成紫红色的了。

如果我没有和她一起上山割蓐箕，她一定会带些当梨子回来，分给我和阿婆吃。割蓐箕要带上镰子（镰刀）、竹篾和一根两头尖的竹竿叫“竹杠”（音gòng）。割下的蓐箕用竹篾捆成两捆，用竹杠的两头各插上一捆，就可以挑着走了。添喜妹每次割蓐箕都会采摘一些当梨子，用围裙包上一包，缠好了挂在蓐箕上面，带回来。

我有个堂弟，是从印尼回来的，很淘气，有时候会欺负添喜妹。添喜妹带回来的当梨子就不给他吃。他就骂。他越骂，添喜妹越是不给他。他就要打。我见了就说：“你别打她！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，你怎么了！”堂弟听了，就灰溜溜地走了。我对添喜妹说：“那是个番鬼！鬼神鬼相的，不理他！”

有一次，添喜妹去山上割蓐箕却没带回当梨子。她的大腿被蛇哥（蛇）咬了。

上山割蓐箕，很少一个人去，多是结伙一起去的。那天，有个和她一起上山去的嫂子回来告诉阿婆，添喜妹被蛇哥咬了。阿婆听了很着急，正要去



接她，她哭着回来了，还挑着一担蓐箕。阿婆一看，是咬在她的大腿上，赶紧把两条大长板凳并排放在大厅里，让她躺在上面，解开她的裤腰带，用裤腰带在她的伤口上端捆住，就跑出去借蛇石。不一会儿，阿婆拿着蛇石回来了。蛇石是一块天然的石头，椭圆形的，黑黑的。阿婆打了一大盆水，放在板凳旁边，把石头泡进去，泡湿以后，拿出来，敷在她的伤口上。我问阿婆为什么这样做？阿婆说，这样才能把蛇毒吸出来。阿婆每隔一段时间，就换一盆水，不停地浸泡蛇石，不停地把蛇石放在她的伤口上。

添喜妹直掉眼泪，“痛啊！痛啊！”地叫，又叫阿婆：“阿姆，你抱抱我吧！唉哟，痛死我了！”我听她喊，心里很难过，又帮不上什么忙，就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在她身边，看着她。

这样折腾了两天，阿婆又在她的伤口上敷了些草药，她好多了。我开始和她说起话来。

我问：“什么蛇哥呀？”

“青竹蛇。”

我又问：“蛇哥怎么咬到你的大腿上？爬得这么高？”她说：“它藏在蓐箕底下，我又不知道有蛇哥，捆蓐箕的时候被它咬了一口。”



我说：“你以后可得小心点，再捆蓐箕的时候，你看一下有没有蛇哥，先拿镰子（镰刀）动一动、捅一捅。”添喜妹的伤很快就好了。

我们家在山里有点旱地，用来种番薯。番薯有几种，有石头番薯、冬瓜番薯，还有三棱番薯。石头番薯的肉是白色的，水分少，吃起来香一点、粉一点。冬瓜番薯个大，重的有两斤多，水分也多。三棱番薯的肉也是白色的，生吃又脆又甜，煮熟了粉粉的。此外，还有一般的番薯，种的比较多，瓤是红色的，吃起来很甜。

阿婆让添喜妹来决定种什么番薯，每一种番薯种多少。添喜妹除了多种一般的番薯外，喜欢多种点石头番薯。阿婆问她为什么，她说吃石头番薯耐饥。我说：“冬瓜番薯多甜哪，水分也多，又好咬。”她却说：“不好，那个番薯放不长久，很容易烂。”我就说：“那好吧，就少种一点。”她又说，再种上些三棱番薯。我说，三棱番薯粉粉的，又不甜。她说：“三棱番薯生着好吃，上山干活，又能解渴，又能当饭吃。”于是就按添喜妹的意思去种。

先在菜园子里种上秧苗，等秧苗长到丈余长，就把它收回家来，用剪刀剪成一段一段的，一段大



约有一尺长。再拿到山上去种。我背着锄头，她挑着一担草粪肥，上山去种番薯。来到自家的旱地，把番薯秧一根根地放在陇上，放点粪肥，把土盖上。这就算种完了。以后就靠天了。收番薯的时候，添喜妹找到一个三棱番薯，用手把番薯外面的泥巴搓掉，用镰刀把皮刮掉，自己吃着，又切了一块给我，问：“你说好吃不？”我说：“很好吃。她挺得意地说：“你看，我说种点三棱番薯没错吧！”上山割薯箕的时候，她也会带上几块石头番薯，自己吃，也分给我吃。吃了确实不感到饿了。

一次，添喜妹带我上山割薯箕，在大岩山边，见到一个放死人骨头的金罍，她竟敢打开金罍的盖子，喊我过去看。有她壮胆，我才敢走过去看。只见死人的盆骨放在下边，两边插着好几根长长的骨头。脊椎骨靠在一边，头骨放在上面，上下颌骨上还有牙齿。我问她：“你不怕啊？敢打开盖子，不怕鬼找你啊！”她说：“怕什么！我早就打开看过了，这么久了也没见鬼来找我。”我这一次见到死人的骨头，心里有点害怕，看看添喜妹，她却一点也不怕，我也就不怕了。

我后来到梅县县城里读中学，才想到添喜妹是我阿婆的女儿，我应该叫她添喜姑。从那时起，我



就改叫她添喜姑。

阿婆娘家有个侄孙子叫钟信铭，家里穷，娶不到媳妇。添喜姑看不起他，叫他“山古（山里人）”。阿婆经常帮助他家，把我们家的牛给他们养，给他们一些钱。钟信铭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，中午在我们家吃饭。她们家也经常送些自家种的红肉柚子或竹笋给我们。添喜姑大了以后，阿婆就做主把她嫁给了钟信铭，置嫁妆，办喜事钱都是阿婆出的。我问阿婆：“添喜姑看不起山古，肯嫁给他吗？”阿婆却说：“嫁到哪都是嫁，那有不肯的。”



白宫圩镇的老榕树